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紀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

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宛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

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條晟之曾孫也有口

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

舶實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

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子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脫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

于柳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湖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使逃遁乞赦王鐸

以兵三萬守梧州永四州之險不許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唐置今

廣西平樂府是永州隋置今湖南永州府是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珪平盧龍人為鎮海節度使綱目於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

而書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考唐書崔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徙荆南

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使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

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

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州人作亂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

唐僖宗皇帝

肯從高駢大庾
趣擊之謀養雍
貽患蓋日深一
日矣

巨容膺閩外之
寄賊方敗賊有
會可乘正當悉
銳窮追以靖伏
莽乃怨誅國家
負人欲留賊以
圖畫全最既
統舟師渡江聞
除書而遽返致
賊氛復熾江東
二人之罪固不
可勝誅然所以
致此者豈非傳
宗不能振飭紀
綱國政日壞而
尚事務遊嬉其
獲罪祖宗較之
二人為尤其也

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條奔遣尚讓進逼江陵眾號
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
宋克遂掠申光詔諸
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注見前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

荆門闕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

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

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州今饒信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

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嬉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

將危上書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闕難尤

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
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

於饑寒獨富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之鎮許昌也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氏冒宦

賤為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代高駢鎮蜀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

人號神機營蜀敬瑄因緣令孜得隸神策累遷大將軍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

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球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

川勛鎮興元

以鄭從讓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軍屢亂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兵益驕故以

宰相鎮之從讓奏以王調李從龜

字子長

崇魯

字知文皆政會七世孫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讓貌溫

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諒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為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

能行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為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婺州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

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

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婺兩州尋復陷宣州注見

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事具前

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

是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

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

年充使賜以金帛中和初南詔上表敘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泗州六合縣今屬江甯府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

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

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

乘激發之氣尚
足有為連其估
功反覆私意橫
於中是以一跌
不振如明季左
良玉始為流賊
所懾未幾而日
就汨登官鼠難
支識者觀將材
可以知世運矣

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痹不復出戰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晟悉衆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州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反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

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嶺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

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鉅之克用不知之時與其

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止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究之境自稱天補大

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胡三省注言己欲問罪京於朝廷與衆人無預也

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

和之上不憚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

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

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上蔡為蔡州刺史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

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潞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自稱留後宗

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

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

賊氛方熾撲之
猶恐不熄緩之
益致蔓延豆盧
瑑之謀即行亦
無異揚湯止沸
況巢之兇猾更
非爵位可以羈
縻廣南覆轍尚
不足監乎盧攜
沮止之未為無
見始既不用其
言後乃從而歸
罪死非其辜不
特無以慰謀國
之忱亦徒貽賊
人之笑耳

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即禁峪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裴澈休從子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鳳翔博野長慶初李震以博野兵三千援兵至渭橋見新軍田令孜募衣表新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軍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即昭及妃嬪宗餘無考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命朱温屯東渭橋温碭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依蒲縣劉崇家崇數苦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朱温始此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子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

重榮據河中重鎮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謂亂臣賊子也迨困於調發始驛殺賊使擊賊賊兵顧藉口於屈節紆忠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

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

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暫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

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人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兵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

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人與戰大破之遂入援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於巢

既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

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辛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王鐸同平章事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平章事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

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巢遣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龍尾坡在鳳翔府岐

山縣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

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屯於崞西崞縣之西也友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

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省州注見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舉長安。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譟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灊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血流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漚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州人。王建字光圖。韓建字佐時。張造李師泰皆許州人。龐從曹州人。後等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將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溫。敗之。遂克

唐初至居民。官軍初至居民。譟呼出迎。爭先擊賊。是時人心之望。救迫於水火。自宜亟為保禦。安堵而宗楚師律不整。致賊伺隙掩至。自喪其軀。固無可委咎。乃鄭畋遠屯藍屋。不早入。都城熟籌善後。坐使長安萬戶流血成川。雖有傳檄徵勞。安足抵其過乎。唐僖宗監軍之懸。裕矣。其中亦

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今具頓遞鄭從謹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

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

言今孜宴土

蜀軍從駕都頭唐中葉以後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

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

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目琪曰汝有功邪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

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

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於廣陵琪渡江岸兵衆皆散惟一吏從琪解印劍授之令齎詣陳敬瑄且報

必據汝言懸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

同心多難之時中外猶當一體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圖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

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

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

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在眉州東墓頤山下聞者

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橋稱詳命

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

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徐州七里，因名。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璠為

宿州刺史。尋殺之。溥嘗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父同謀田令

溥持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損乃得免。時令致專權，羣臣莫敢逆視。惟遺屬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

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以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及弟審邽、審知、字信通，皆以材氣知名。

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潮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

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

寶面會瓜州。在揚州府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為南北襟要地。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

託言周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駢召董昌至廣陵，錢繆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

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

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歎流涕。至於再

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召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青州博昌人

康寶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駢既移鎮淮南
實賊巢穴且
其害甚武庫
挫賊鋒是當時
力能制賊者惟
駢一人乃并蛙
自尊心藏忌測
始而專兵獲利
惟恐人分其功
繼則堅壁老師
坐視諸將之敗
甚且托疾以養
賊勢縱賊以聳
朝廷都統三年
變地喪卒江淮
數千里莽為盜
區非駢之罪其
誰之罪乎追兵
柄既解權統詒
言肆為淫逆而
不顧其罪更不
容許矣

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逼長安。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在西安府富平縣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

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

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謂曰宰相有違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於畋一守一乃

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鼠血灑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

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

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用

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

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

不復知有駢矣。先是邛州牙官阡能有阡姓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月眾至萬人橫行邛雅。於是羣盜並

起。羅澤擊句胡僧。各聚眾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官軍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

虜夫以不。既而峽賊韓秀昇。唐書作故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峽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江

知何罪。既而峽賊韓秀昇。唐書作故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峽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江

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雲安後周縣今日雲陽屬四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詳里傳不為都招討指揮使

先討阡能等乎之。仁能獲阡能謀者溫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語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甲迎者當皆為歸

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眾皆不應羅夫子自劉眾擊

其首縛阡能以獻仁厚出兵明年敬瑄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羣盜仁厚攻焚賊寨鑿沉其舟。賊精

從以降。仁厚問狀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細網絕今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

高安

唐縣今為江西臨江府治人

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王

仙芝隔撫州

府屬江西

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

注見前

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

去撫州南城

漢縣今為江西建昌府治人

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昌據信州

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

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也願

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為宿州刺史

漢宏怨朝廷賞薄乃復以為浙東觀察使

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將兵三萬營於西陵

注見前

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

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

青州人

為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

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

字禹川河間人

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

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順逆次知利害黃

巢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子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

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

濬以諫議大夫為判官

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

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

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謹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

謹從謹厚贈之

謹從謹厚贈之

唐僖宗皇帝

卷六十三

唐僖宗皇帝

唐僖宗皇帝

唐僖宗皇帝

唐僖宗皇帝

唐僖宗皇帝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鵠軍至矣。」皆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弟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冠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自韓允中據魏博至簡凡二世十二年詔以為留後。賜名彥碩尋以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鎔為留後。鎔生方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於華藍州道。

所以通武關南走之路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字化源。合肥人。後更名行密。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為將忌之。屢遣戍行愍過。辭都將陽

斬之。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不能制。薦於高駢。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勛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

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胡三省曰

楊行愍事始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

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

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瑒。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為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令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

州刺史趙犇犇

陳州宛邱人

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

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雙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

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

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確磴并骨食之號其處曰春磨寨

已而犇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敗

賊於鄆邑

全忠遂據亳州鹿邑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以劉謙一名知謙字德光其先上蔡人後家南海為封州刺史

初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屢擊盜有功

故有是命

胡三省曰劉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存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子其忠於王室也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

八都將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

今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

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

以故事使相

唐時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者謂之使相

品秩雖高皆居宰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使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

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

邢州人

以潞州地險人勁屢冀主帥欲遷治所於邢潞人不悅潛乞

師於李克用。克用遣其弟克修字崇達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邢洛磁之人半為俘。野無稼穡矣。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楊復光八都將之一據興元。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至興

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楊復光既卒故晏弘散而謀割據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

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

告使奉僕射告身於師立者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

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兖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

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

兖之軍於陳州攻尚讓於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兖州。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為水

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

追之。及於中牟北至滿渡胡三省注汴河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之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

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兖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

里以糧盡還汴州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南就置酒甚恭。克用

衆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

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拔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

電。天地晦冥。親兵薛志勤扶克用隨電光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彥洪之克用還軍中。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

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許之。朝廷若遽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辦其曲直且後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

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歸晉陽。」克用養

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結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為養子。韓

嗣昭。張嗣本。駱嗣恩。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所謂義兒也。李嗣源即後唐明宗

始見此韓嗣昭。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張嗣本。鴈門人。駱嗣恩。吐谷渾部人。張存信。回

鶻。張政子。孫存進。振武人。王存賢。本名賢。許州人。安存孝。本名敬思。代州飛狐人。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先是高仁厚至德陽。此唐所置德陽縣也。今屬綿州

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仁厚陳於關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遂進圍梓

州。東川節度所治。久之不下。仁厚乃為書射入城中。遣其將士諭降。及是。鄭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

人無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後仁厚為陳

尚讓敗黃巢於瑕邱。注見前賊黨斬巢以降。尚讓追黃巢於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

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天平節度使朱瑄。新舊書五代史俱作朱宣。宋州下邑人。徐無黨曰：「擊秦宗權敗之。」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

道。天平節度使朱瑄。瑄先為天平牙將。署濮州刺史。留後曹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冠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

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馮智舒曰：「在徐州。」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

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

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朱季曲直本不待辨且克用既知衆命于上即因而下詔詰責全忠舉其賊害有功之罪于義未嘗不正乃黑白不分一意依違和解卒之駕馭無方國威益替逆藩跋扈日就陵夷則姑息之貽禍更烈亦可觀矣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俾食之謂非果有制勝長略也是以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李克用之還晉陽也。大治兵甲。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澤潞為一鎮。邢洺磁為一鎮。

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

俱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王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

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興元。陷襄州。劉巨容奔成都。巨容能燒藥為黃

滅其族。轉掠房鄧。還據許州。節度使周晏弘遂自為留後。朝廷不能討。因為節度使。後二年秦宗權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初宦者曹知慤。華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士據嵯峨山。注見前數遣人變服

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甯將王行瑜。邠州人襲殺

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鑑表以

自代。巖為治有恩惠。閩人安之。

盜殺中書令王鐸。先是鐸以朱全忠驕悍難制。表請還朝。詔徙鐸義昌節度使。太和置鐸厚於奉養。及是過

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